



纸春秋 路也专栏

冰岛墓园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我早上拿着地图一个人出了门，很快就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找到了那处掩映在斑斓树丛里的公墓，齐腰的矮墙上刻着“Holavallagardur 1838”，是公墓的名字和创建年代。据说这里埋着3万人，在全国总人口只有20多万的冰岛该是一个大墓地了。小铁门是关闭着的，我不知从哪儿进去，这时一个年轻女人领着一个四五岁小女孩从墓园深处走了过来，等走近了，我打招呼并询问怎么进去，她俩笑着走过来把身边那小矮门一拉，那门就开了，原来门是虚掩着的。她们与我擦肩而过时，我注意到小女孩的长相和脸上表情都像极了小天使。进了墓园，再也没有遇见其他人，某个墓前有一盆明显是刚放上去的新栽盆花，于是我认定刚才遇见的那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是来看望家中死去不久的亲人的。

我朝着公墓的纵深走去。现在是秋末冬初，高纬度的天空低低的，微弱阳光几乎贴着地平线照射过来，把墓碑和树木笼罩在一抹淡淡的遐想和回忆里，天上忽然有很稀疏的雨点落下，地上的潮气也混合着浓重的植被气息弥漫上来，风吹过，使得空气有了生冷的味道。在我

的观感里，冰岛的树木较少而且偏于矮和细，可是在这个古旧公墓里情形却例外，这里大约是这个国家大树集中的地方，最有趣的是，每一棵树几乎都是从一个个墓穴里直接生长出来的，可见树是在埋葬死者时同时种植的，似乎这树木是生与死的联结，死者通过根系和树干枝叶来探知人世间的消息，生命并未在死后终止，而是通过这繁茂大树继续生长着。较多的树是松柏，白杨和花楸，不加修剪，任其生长，随意而弯曲，保持生命自然状态。花楸是欧洲花楸，在冰岛随处可见，说成国树也不过分，小小红果成簇成簇地聚在树梢，远看像大红花。海子写过《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想必写的是此树的亚洲版了。秋天的花楸树叶金子黄，果子鲜红，看去如此喜庆，在墓园里仿佛诉说着生之绚烂。

墓碑设计几乎没有相同的，这跟那些墓碑千篇一律的墓地相比，似乎更突出了在人人平等前提之下的个体生命的特异性，生前要尊重个体差异，死后同样也要尊重个体差异，而不是把逝去的生命用专制思维统一成一个集体主义符号，统统命名成“死者”来处理掉——那其实还是对死者和生命的轻视。很

生前要尊重个体差异，死后同样也要尊重个体差异，而不是把逝去的生命用专制思维统一成一个集体主义符号。

多墓碑是以冰岛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为材料的，那种黑灰色的，有气孔构造的石头在冰岛满目皆是，有的人干脆把一大块这样的石头从野外直接搬来压在坟墓上当墓碑了，在原生态的石头上面雕刻名字和生卒年，这倒是一种既偷懒又别致的墓碑制作办法。著名画家约翰内斯·卡瓦尔的墓碑是一块高大的六边角的竖着的柱形玄武岩，从粗线条上简单打磨过，并未讲究几何上的横平竖直和细部的光滑平整，大约跟画家描摹冰岛微妙的大自然风光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艺术精神有着相通之处吧。这种黑灰色玄武岩的众多小孔之中往往会长出各种苔藓和地衣来，随季节颜色变幻，这时节正是绿黄红相间，煞是好看，时间、岁月都记载在它们上面。还有一些以大理石、水泥和汉白玉作材质的墓碑，也是风格各异，有一个碑设计成了巨大的钢笔，笔尖直指天空，使我疑心这里埋的是一位作家。一块水泥墓碑上凸起了汉白玉浮雕，是两只紧紧相握的手，根据双方仅有一小截衣袖来判断，一只是女人手，一只是男人手，在此代表爱与忠诚吧。有一个尖顶玄武石平板上凸现一个巨大汉白玉雕像，一个带翅膀的天使长袍赤脚，以圣母姿态怀抱一个

小孩子和一束花，渐渐远去——墓里埋着一个夭折的小孩，父母用这种方式跟亡儿建立起一种使之在记忆中永存并且可以保持联系的关系。有一个一人多高的汉白玉墓碑，雕的是一个衫垂带褪的女子以绝望而又信赖的姿势倚靠在一个粗壮的十字架架上，其艺术性之高简直像从卢浮宫搬运来的——生前爱艺术，死后仍爱艺术。所有墓碑上都有十字架，有的干脆以各种材质的十字架本身做了墓碑，极简方式是把窄细的木质十字架以白油漆刷过，没有底座，直接插进泥地，在十字横竖相交的中央，钉上小金属牌，刻有名字和生卒年。

墓园外是居民住宅区，两者紧挨，距离只有五六米，楼里的人一天24小时随时抬起头来都会望见大片墓地和成千上万的历来的墓碑。有女人推着婴儿车走过墙外人行道，隔着矮墙朝我点头微笑。什么叫向死而生？这就叫向死而生。

在排椅上休息时，四周寂静得使我感到迷迷糊糊，差点儿睡过去。有一只野猫忽然从脚下溜过，把我吓得醒过来。看一下表，它一秒一秒地走着，我已经一个人在这墓园里呆了两个小时了——生命又缩短了两个小时。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简化生活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雷锋有个百宝箱，平时捡到的废旧物品，比如螺丝帽什么的，都装在里面，以备不时之需。见过许多老年人喜欢收集废旧东西，即有了新东西替代，用旧了的物品也舍不得扔，塞在床底下，或藏在哪个角落里，把家里弄得满满当当，连空气里也散发着陈旧的气味。老话说“破家值万贯”，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以为，只有从那个物质匮乏时代过来的人，才会多多益善地把什么东西都当宝贝似的收留起来，其实不然。一位朋友的女儿今年离家去读大学，带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留下一屋子不要的光盘、书籍、杂志、照片、玩具、挂件、项链、手镯、指环、化妆品、手袋、衣服裙衫。朋友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女儿屋里的那些东西收拾完。完好能用的放在一起准备捐赠，破损、过气的扔垃圾

箱，确实值得留作纪念的收藏起来。朋友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女儿：慢慢你长大了，就会知道，看起来好像你拥有了很多东西，真正需要的却很少，就是你带走的那部分，而绝大部分是无用的——基本用不着而又喜欢拥有、舍不得扔掉的東西。

朋友感慨道：拥有，其实是件很累的事情。这是句大实话，我见过有人为生活方便，条理，把合约、单据、便条、信件、手稿、笔记等各种纸张分门别类存档，以防有一天需要查证，结果纸张越存越多，最后往往连要找的文件都找不到了。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思维方法不对。正确的方法，不是努力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建立秩序，而是将那些与自己人生目标无关的想法、计划、活动以及各种纸张，统统从自己生活中剔除，从自己的肩膀上卸下。

人的精力和电脑一样，也是有限的，即便精力旺盛的人，也无法同时兼顾很多。

我的电脑有个开机时间提示功能，如果启动时间过长，它会提醒我清除垃圾，或者开机启动项太多，让我卸载或关闭一些。人的精力和电脑一样，也是有限的，即便精力

旺盛的人，也无法同时兼顾很多。电脑里塞满了无用琐碎的软件、程序，会影响运行速度，人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杂事，也就无法把精力集中于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

站在临街的窗前，看着楼下熙来攘往的人群，想到自己前年的生活状况也是这样，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干了些什么。理性地想一想，我们每天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都有限。

想明白这一点，我们每天醒来，不是马上抓住一件事情做下去，而是围绕自己的人生目标，围绕如何

提高实现这个目标的效率，来做减法，把那些与你人生目标无关的，或者可做不可做的事情，从生活里坚决删除。

人生充其量也就两万多天的时间，千万不要让那些无关宏旨的小事，琐事占领我们的生命空间。那些与我们的人生目标无关的事情，比如上镜头，比如为享受某种待遇而去参加什么聚会，比如没完没了的应酬……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光彩，多么让人羡慕，多么难得，都不要受其诱惑。通过节制，简化负担，摆脱束缚，只把精力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上，腾出时间来享受人生。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小城，“伊甸园”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

沂源，一如其名，沂水之源。地处鲁中“屋脊”，乃山东全境最高的县。

也许我去过的县城不多之故，此前我没发现一座诗意县城。较之省城，它像乡；较之乡，它像城。洗脚房、练歌房、大药房——几乎所有建筑物都脏污油腻，花里胡哨，功能混乱，比例失调。招牌大过门面，广告多过窗口。不伦不类，不洋不土，不旧不新，穿上龙袍不像太子，两个字：恶俗！加上满地翻滚的花花绿绿的塑料袋塑料瓶，对人的正常美感简直是严峻的考验。

可是沂源县城不同。建筑物虽不够时尚，但端庄、整洁，实在，甚至有几分洗练，如衣着虽不入时但素雅洁净，举止得体的女子。我下榻宾馆的对面就是县委办公楼，楼不大，旧了，但旧得恰到好处，有质感，有品格。楼前花树扶疏，曲径通幽，没有大门，没人站岗，工农学商，出入自由。道路也好，直，平，宽，没有垃圾，烟头都没有，尤其路旁粗犷舒展的法国梧桐，无数硕大的巴掌扇迎着秋天的阳光随风颤抖。抖出沙沙沙的声响，抖出斑驳的光影，抖下一两

片黄叶和满地绿荫。晨昏漫步，恍若世外。耳畔仿佛响起邓丽君的歌声：“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但让我收获最多的还不在于城里，而在乡村。看完鲁山森林公园，游罢九天洞溶洞，走出牛郎庙织女洞和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我们一家三口告别朋友，决定去真正的乡村看看。看乡村的老屋，看老屋的小院，看村头的果林，看村外的山坡和小河。我把这个主题讲给出租车司机，另外强调一句：我们不是来参观学习的，千万别去“新农村”。

车以惬意的节奏一路疾驰，几分钟就出了城区。沂水！水流悠悠，一清见底，绝无污染，鹅卵石历历可数。沙洲孤柳，两岸芦花，秋高气爽，白云蓝天。如果不在车中，我真想放声歌唱。很快上了山道，村道。山上树木原本不多，加之高原入秋早，更显得疏朗通透，参差有致，间或一叶飘零，转眼满树红黄。刺槐，泡桐，白杨，银杏，金枫。最好看的是柿子树。即使在半山腰甚至山顶，黄色的柿果都一个个清晰可见，如按在天蓝

的彩色图钉。温馨，而又寂寥；充实，却又孤独。极具秋日风情。啊，秋天！

村庄到了，下车步行。看村口石碑：“南麻镇范子裕屯”。山村，小山村，山即是村，村即是山。刚进村就见路旁有一片不大的苹果园。树不高，恣意横陈，对着太阳袒胸露出累累硕果。枝尖有的红了。但更多的呈晶莹的浅黄色或嫩白色，光闪闪，银灿灿，圆滚滚，密麻麻，仿佛带着欢笑忽一下子朝我们扑来、蹦来、涌来。我们实在抵挡不住诱惑，小孩儿率先钻了进去，我们也弓腰进园。一位四五十岁的农妇正在里面摘果。妻掏出一张二十元钱，说明来意，请农妇允许。但对方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城里人，小孩子，进来玩就是了。到果园吃果，哪能要钱呢！”非但不要钱，还主动摘果给我们。那可真叫好吃啊！脆，甜，琼汁四溢，香气四溢，香得我们差点儿抱头在树下打滚。这是苹果吗？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苹果吗？正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偷吃的是什么果，我原不知道，但此刻我明白了：必是苹果无疑！

村的确小，房依山而建。墙多为

石砌，有的近乎四合院，有的围着木篱笆。篱笆上牵牛花眉豆花仍笑靥迎人，全然不知秋之已至。房前屋后，西红柿和辣椒只剩红果了，白菜萝卜则绿得正绿。鸡鸣野径，狗吠深巷。平和，古朴，自然，真想搬来住。

出村沿山脚草路前行。山楂树！也是因为刚看过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关系，对树沉默良久。苹果林。一位老者在树下歇息。非让我们吃苹果，我们说不吃了，他并不理会，举起拐杖往树上捅去，好几个苹果“哗啦啦”顺坡滚来，小孩儿乐得在荒草中蹦跳寻找。老者看着乐了，乐得像小孩儿。简直是童话！

折回村头那座苹果园时，农妇仍在。我们买了两大塑料袋，沉甸甸的，少说三十斤。递出五十元钱，农妇却说多了，非要退回二十元，我们赶紧逃开。

晚间把这一切讲给当过镇长的文化局许局长。局长笑道：“这就是齐鲁之别。你所在的青岛古代属齐国，这里是鲁地。齐人重利，鲁人重义，重情义。”

义，情义。小城，“伊甸园”。童话。再见，沂源，一定再来！